

凤凰读书文丛
秋禾行旅记



徐
雁
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丛书主编 秋禾 董宁文

秋禾行旅记

徐雁著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禾行旅记 / 徐雁著. — 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
2009.9

(凤凰读书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651 - 0004 - 8/I · 44

I. 秋… II. 徐…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4926 号

丛 书 名	凤凰读书文丛
丛书主编	秋禾 董宁文
书 名	秋禾行旅记
作 者	徐 雁
责任编辑	张 莉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njnu.edu.cn
E - mail	nspzbb@njnu.edu.cn
照 排	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20.25
字 数	271 千
版 次	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651 - 0004 - 8/I · 44
定 价	35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序

余 垠

近十年来,徐雁不时利用网络之便,发回他外出开会、出差、讲学之后回到南京补写的日记,向家里书面汇报出门后的行踪和见闻,以解我退休家居后的寂寞。我浏览之后,觉得内容比较丰富,除涉及出门缘由、简述活动情况外,还有旧朋新友的聚会,学术界名流的交谈,以及各地名胜古迹、人文典故乃至自然风光、美食土产的记述,有的写得淋漓尽致,还颇引人入胜。

多年积累下来,书橱里保存下来的打印稿已有洋洋一大叠了。有一天,我忽发奇想,我儿是否也可以像《徐霞客游记》那样出一册游记,让更多的人去看看呢?去年12月3日是亡妻的忌日,徐雁返家致祭。在用中饭时,我说,你自己写的书已有近二十部,与朋友们共同主编的书大概也已超出百本之数了,要不是你身高一米七八,都可说“著述等身”了。可我觉得还有一部现成的书,是马上编得出来的,那就是你这两两年来的“出门日记”,如果像《雁斋书事录》那样出版,也就是徐霞客式的“游记”。

他谦逊说,我的那些文字怎能望及宗先辈的名著呢?

我说,徐霞客的伟大,在于他对自然天地的好奇心,在于他毕生游历不畏艰难的科学探险精神。他不惧豺狼虎豹,不怕蛇虫百脚,甘冒生命危险,用自己的脚和手完成了举世无双的考察记,至今还是地质学专业极有价值的参考书。而现在,景区名胜不断开发,旅游环境安全舒适,交通条件又是这样的便利,所以,你的游记



余垠(左)与本书作者于太仓家中

体现了当代社会的新特点,随着你的足迹和视角展现出来的,是当今时代的人文和自然画卷。读者可以从你的文字中,一睹想去而又没有机会去看的风光,获得想晓得而又没有机会晓得的知识。比如为父也曾去过两次山东,但都因时间关系无缘观光于你去过的那些名胜。但从你的笔下那篇《夏日中的齐鲁行记》,我多少了解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人文景观,在精神上也就得到了好些享受……

虽然这番话是随口说说的,但却也话出有因。

记得当年徐雁在太仓上中学的时候,我就曾寄希望于他能继承徐氏“耕读传家”的传统,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后来他考上北

大,毕业后在国家教育部机关做公务员,后来又调动到南京大学,先是做了五六年出版社编辑,后来又在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做了六七年编审,如今又在信息管理系当教授,还在民革江苏省委、省政协兼有统一战线上的社会职务……

我的印象里,大概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海南等地他还没有去过,港、澳、台三地他均曾涉足,至于在内地出差、讲学和参加各种会议所到的地方,反反复复地加起来,他离家近三十年,早已在读万卷书(估计家中藏书已有一万多册)之外,行了何止“十万八千里”的路!



“耕读传家”乃是农业中国的传统精神

(本书作者于上海朱家角镇游览时留影)

这种北往南来、东走西逛的社会阅历,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,是既难得又很珍贵的。假使不做些文字上的记录,那就是文化上

的损失。

我欣赏他的行记，除了淘书劝学、游览古迹、四处结缘文人学者、见识社会天地等内容外，还特别感觉到其中的一个小小特色，那就是他对于诗文和楹联的关注。一些普通游客可能对此熟视无睹，但他却用独特的眼光，注意到古代文人、学者所写的那些与自然或人文环境相得益彰的古诗文联，并不厌其烦地摘抄了下来。这使得他的文字，多了一点人文美和书卷气，知识含量也增加了。

以楹联为例，它是前人学问和审美情感的文字结晶，在清代和民国初期尤其盛行。如历代文人雅集的苏州沧浪亭联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遥山皆有情”，如常熟曾赵园内清风明月阁联“流水时引知者乐，清风日与幽人言”，都只有寥寥十来个字，就把苏南文化古城曾经的清风明月之幽、绿水青山之美再现了出来。

但得以传存下来的古联，百不存一，侥幸传世的，往往是得力于能工巧匠的木刻、石刻，或者文人学士的记录，如今大概只有文化人才能比较深地理解其意义和价值。可是它们有的至今还孤寂地伫守在山林庭院之中，日晒雨淋着，并不一定广为人知，也不尽见于报章杂志和网络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中国传统文艺的瑰宝，极有被大自然和历史湮没的危险。

徐雁每到一处，却总能发现并录到几副好联。因为那些楹联散见于他在各地的行记文字之中，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一点特别地指出来，请各位读者留意。当然其他特点还有，认真读了的读者会有各自感兴趣的发现。

回想起来，徐雁对古典文化的兴趣，应该追溯到老父亲对他的启蒙教育。

上小学前，我和他母亲都在太仓工作，他是长子，留在吴县亭子头由爷爷奶奶来抚养教育。我父亲曾经带他去苏州阳山西麓的西白龙庙看望老僧仁生，庙中大殿上有一副劝人为善的“抱柱联”，听说是黑底金字，对得相当工整。上联为“暮鼓晨钟，警醒天下名利客”，下联是“经声佛号，唤回苦海梦中人”。在我父亲的讲解下，

领读几遍，我儿竟能背诵出来了。后来我在父亲家书中得知此事，隐隐觉得这孩子将来读书成材，或者有些希望。他母亲更一直期待着它能够成长为一颗“文曲星”，光宗而耀祖。

其实我虽然学的是农科，但学生时代一直酷爱古诗文联赋，曾经抄录过不少。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、张志和《渔歌子》、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、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和吕蒙正《破窑赋》等等，现在还保存下来有一二十页。以楹联来说，札记本上还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录下的张之万所题苏州留园“涵碧山房”对联：

卅年前曾记来游，登楼看雨，倚槛临风，俯仰已成今昔感；
三经外重增结构，引水通舟，因峰筑榭，吟歌长集友朋欢。

涵碧山房位于留园中部，用的是朱熹“一水方涵碧，千林已变红”的涵义。厅内轩敞高爽，陈设雅致。厅前平台宽广，俯临荷花池，为盛夏纳凉赏荷最为适意的地方，苏州人俗称为“荷花厅”。下联里所说的“三经”，大概是指留园至清末民初时已三易其主，经过了园主人三次整治。

留园内的“冠云楼”，还有朱霁清的一副对联，我当年也很喜欢，一起抄到了本子上：

此峰疑天外飞来，历劫饱风霜，夔绝尘寰谁仲伯；
斯地为吴中最胜，后堂绕丝竹，婆娑岁月若神仙。

此外我还抄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，以及小凤仙为蔡锷将军写的让人读了心酸的挽联等。徐雁到北大读书一年后，回太仓来过暑假，我见到他已利用图书馆自己收集、抄录了一些感兴趣的对联，不禁暗暗高兴。

没想到，1982年的春天开学后不久，他寄回家来一份四川出版的《集萃》杂志，原来上面登出了一篇他谈挽联的札记，信中还告诉我们说得了二十元（差不多是他一个月“助学金”）的稿费。还有一位安徽天长的楹联爱好者戴之明老师读到这篇文章后，通过编辑转信到北大联系，还问作者莫不是位“老先生”？后来戴老师还给他寄赠了一本《对联选》（张少成、李泽一整理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）留念。



曾国藩所书对联



翁同龢所书对联

其实，徐雁那时还在读大学本科二年级。可见他当时模仿前辈的文笔写文章，已有了一定基础，看来这孩子到了北大读书就是不一般。这件事让我们为父母的看到了他执笔为文的希望，所以在家信中除了要求他学好图书馆学的专业功课外，也曾对他作文投稿之举表示了赞赏。

所以，那几年只要在报纸、杂志上发现了好的对联，尤其是一些古代藏书楼和名家的对联，如翁同龢的“绵世泽莫如为善，振家声还是读书”等等，他母亲和两个妹妹雅琴、雅芸，都曾应我的要求帮忙抄下来，或做成剪报，留给他参考。

有一年初冬，我到都江堰开一个全国农业系统的会，会后东道主组织大家到青城山旅游，我看到一册封面古色古香的《青城山楹联集》，第一篇就是李善济撰书的长联，气势很大，便买了下来，寒假时送给了他，算是对他的鼓励。

最后说说宗先辈徐霞客(1587—1641)的故事。他的家乡是在

江阴马镇南阳歧村，我家祖籍是与江阴隔江相望的靖江靖城镇。先父曾用笔记下我祖上在那里的房产情况，说是到我祖父一代在胜利街的祖居有前后五进，可见当时已非寻常的小户商家。

适才查阅徐雁应邀为扬州宗亲徐高义先生作序的《中华徐氏历史文化荟萃》（2009年自印本），知徐霞客从小聪慧好学，嗜读史、地之书，十八岁时，他的父亲因受当地土豪欺侮，忧愤而死。他二十刚出头就开始登名山、访古迹，常常开春外出，秋冬回家，与老母亲团聚过年，并报告游历的见闻佚事。对于他的出外考察，他母亲十分理解和支持。这么说来，我儿从网络上发回他的出行日记，也算是一种现代化的汇报方式了，与徐霞客年终的“口头汇报”有些异曲同工之妙。

据说徐霞客出游时只带一根手杖，一套衣被，无宿处则栖身树林、岩壁、洞穴，断粮时就吃菜嚼草，忍饥挨饿。他在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中，遍历华东、华北、东南沿海和西南云贵地区，留下了六十多万字的旅行见闻记，终成千古奇书，并人以书传。我儿如今人到中年，听说不管是开会讲学，还是调研考察，都能得到各地有关方面的关照和安排，看来已不是徐霞客式的“文化苦旅”了，这是时代的造福和社会的厚遇，也是他个人的幸运。所以我深切期望他在教书、写书之余，能够深入地研究研究徐霞客，并继续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精心写出更多的“霞客式游记”来。至于一江之隔，彼徐氏与吾树德堂徐家祖上是否真有什么亲缘关系，因家谱久失，看来只有存疑待考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起草写序的这几天，我刚好还看到了孙女徐子晨从网上发来的，她在波兰从事中波学生暑假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记。在活动期间，听说她还将与同学结伴游历捷克和奥地利，在欣赏之余，也将边游边记。看来我们徐氏写游记也已“与时俱进”，开始“面向世界”了。是为序。

目 录

余 垠 序

丁亥早春石家庄、银川行记	/1
行走在春分、夏至之间	/35
夏日中的齐鲁行记	/55
杭、苏、扬三州纪行	/74
井冈、匡庐游踪	/89
虞山、小王山、小云台山履痕	/101
“国际研讨”：金秋十月江南行	/120
走向“民间”：冬雪之间赣湘行	/149
戊子初春杭州、萧山行记	/160
“江苏十大藏书家”考察走访记	/165
杭州、福州、温州、深圳纪行	/172
“江苏历史文化名镇”考察调研记	/202
中山大学图书馆去来	/223
海宁、杭州、安吉纪行	/228
南下香山、北上并州记	/260
雪冬间江浙诸州行记	/270
读书种子·人生悟性·阅读情商 ——兼论“读者学”的缺位 与“选读书目”的缺失	/291
随处履痕著我心(跋)	/306

丁亥早春石家庄、银川行记

(2007年2月1日—26日)



与邓子平先生(左2)淘书于石家庄旧书市场地摊

因河北教育出版社之邀，遂利用寒假作石家庄之行。

昨日上午在家收拾行装，检出旧藏叶圣陶《旧文十篇》、陈原《总编辑随想》、马蓝《梦里的童年》、吴道弘《书评例话》，以及黄裳《珠还记幸》初版、修订版等，以备讲座示例之用。校订即将收入宁文兄所组稿《我的闲章》(岳麓书社2007年版)中之《雁斋有书铃印迟》，将家藏各款图章铃印于一纸，以便插图。

午饭后三时许，至孙志洋紫竹电脑房，付打印1990年旧作《港

台书评小志》一文。肖生永钊、钟生燕辉已在，傍晚，速泰熙先生翩然而至，乃请其设计《书评的学理》封面。李生海燕来，宁文至，将同行石家庄之《毛边书情调》作者沈文冲先生也由南通赶至，于是友生们共进晚餐后，余与沈先生径赴南京火车站。

2月1日，周四，北京—石家庄，晴。

晨六时许，Z50次火车抵北京站。即打车至朝阳区潘家园路早餐。八时许，经打听问讯，终于寻至华威西里五号楼四门四零四室布衣书局，原来已迁址于一幢普通民居楼之单元房中。以三室一小厅为实体营业本部，旧书在南大屋中以英文字母排列，以便快速检出网上求购之旧书。

急急浏览，选得旧书二十余本。2002年所编印之《百年百人话东安市场》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月版），其中有张希广先生《奇缘东安》等文述及有关东安市场旧书铺事。而《明史研究》第7辑为“谢国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”，其中商传先生《读〈瓜蒂庵小品〉——纪念谢国桢师百年诞辰》写到一事：

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，古籍的收藏与学者的清贫实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矛盾，但凡是学者，却也往往节衣缩食而去收藏那些人以为然或不以为然的书籍，在生活的清贫中，不由人不由然而得到精神的富足。不过如国桢师那般嗜书如命的学者，却也实在是并不多见的。记得先生对我们讲过“文革”中的一段往事：那时候先生属“无产阶级专政对象”，每月仅发给二十元生活费。一天，一位名门之子持书一卷来访，实因生活无着，想卖书度日。无奈当时斯文扫地，价值再高的古籍也只被视作废纸，一钱不值，只得携书来找识家。先生看过后，感慨一番，当即递上身边仅有的二十元钱，劝来人不要卖书，来人留书，感谢再三而去，先生却因此而持书挨饿了。

此行以所得《忆鲁迅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），内中收录有马珏《初次见鲁迅先生》一文，又2005年5月至9月故宫博物院举办之《马衡先生捐献文物特展》纪念册为难得，而马珏乃

马先生(1881—1955)侄女也。



北京布衣书局营业本部内景

布衣书局主人胡同闻讯我已至店，自报国寺地摊匆匆赶回，将所选旧书核价后给予优惠。付三百元讫，忽以其组稿之“天涯社区‘闲闲书话’精选系列”《书人闲话》、《闲谈书事》和《闲读中西》毛边本相赠，感其慷慨重友情，嘱以“布衣书局”印章钤印。

近十一时，河北教育出版社主任张静莉带车来接迎，径赴太平桥西里中华书局拜会傅璇琮先生。以延时，先生已在书局斜对面青年餐厅门口等候，餐间谈“书林清话文库”第四辑书目甚洽。初步商定本辑书目作者为浙江永康陈寒川、津门涂宗涛、徐柏容等。

先此，张主任送“文库”第三辑之《新文学史料丛谈》样书至北京师范大学朱金顺先生家中。朱先生写赠以傅先生、文冲兄、张主任、我和宁文各一册。其中题余一册之扉页云：“谢谢将拙著编入‘文库’。此书能入藏雁斋，作者感到十分荣幸，并乞徐雁先生指正”，并钤印姓名图章，以示郑重。

余与朱先生仅有2004年深秋造访之一面缘，旋有此书之约。今于此“文库”第三辑所增“后序”中，以“先生律己甚严，而治学亦认真执著”为评。闻先生尚有自选集在山东问世，篇目可为此书之

续云。

车上京石高速公路，赶赴石家庄。因中途修车于涿州而延误，进城入住“都市军港宾馆”时，已七时许。随后邓子平社长至，招待于河北出版集团餐厅，以头疼不适，仅饮葡萄酒少许。

2月2日，周五，石家庄，晴。

早餐食玉米糊，连吸四五碗，其味绝非八十年代初就学北大时之“粗粮”可比，意当年皆用陈玉米粒制糊，而今则为去秋收获之新玉米面，故清香可口也。九时许，至该社一楼报告厅讲座《选题创意与出版策划——当代编辑如何“阅读”》，邓社长主持。

此行所讲，首论“理智的人生离不开阅读”。

开场白即提出“人生的命题，在于‘生存’以后的‘发展’，人生发展的终极价值，在于生物性的遗传和文化性的遗传”，在生存和发展的百年人生历程中，一个人只有“护可塑之身”，才能“结不尽之缘”；只有“惜有限之时”，才能以“不尽之缘”造“无量之福”。如此坚持，方能“种善因结善果”，得缘享福，因此，惜时、惜缘、惜福，应成为人生的主体智略。而“智商、情商、胆商”、“知识、学识、见识”，则应成为人生发展的两翼，而这一切，都离不开“阅读”——是“阅读”，让人插上理想的翅膀，将人生空间拓展。俗话说“水往低处流，人朝高处走”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，这所谓“高处”便是社会报酬高的所在。进而指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，应当把握和坚持以下四个“大阅读”原则：（1）“读有字书，识无字理”；（2）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；（3）“万物皆书卷，天地阅览室”；（4）“从无字句处读书，与有肝胆人共事”。

次谈“为选题创意而阅读”和“为出版策划而阅读”。提出由“人”及“书”，由“书”及“人”，编辑要特别善于阅读“书与人”。为此，推荐我所作《“编辑观书‘一二三’”》一文，此文原为去年九月中旬前往河北教育出版社所讲之题，后因事被催返南大，于是作为“秋禾说书”专栏文章之五，发表于《中国编辑》杂志2006年第5期，建议大家参读。

我认为,“观书是以好读书为基础的”。黄庭坚就曾提出一个学人“泛览百书,不若精于一也。有余力然后及诸书,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。盖以我观书,则处处得益;以书博我,则释卷而茫然”。作为“职业的编书人”,自然不能像专职的学者那样“精于一也”,倒是“泛览百书”才应该成为其职业性的岗位要求。总之,编辑通过“观百家书”建立自己的基本知识立场和学识系统,再通过精读一部书,以获得独特的视角和见识,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必要。而“观书必总其言,而求作者之意”(张载语),因此编辑观书重在“观人”。就观书本身而言,也是为了求取比字面意义更为精粹的语境,获得编辑思想上的启迪和出版行动上的指南。

我指出,所谓“出版”,是一种将有价值的知识产品复制以后向社会传播的文化行为,如何选择复制后传播的知识产品,是编辑选题创意和组稿范畴的事;以何种形式复制后传播,则是出版策划范畴的事;以何种方式向社会传播,是图书市场作业范畴的事。那么,编辑如何“观书”呢?我的建议是,不妨把握住“一观版本,二观装帧,三观书名”这三个基本要领。

所谓“一观版本”,就是要善于通过版本这个窗口,把握图书的由来和市场的状态。

所谓“二观装帧”,就是要善于通过书装这个窗口,鉴赏图书的形式之美。

所谓“三观书名”,就是要善于通过书名这个窗口,领会图书的选题内涵。

接着,以三联书店在今年四月修订再版的知名学者型散文作家、线装书收藏家黄裳所著《珠还记幸》为例加以分析。

三联书店1985年5月初版本《珠还记幸》系“读书文丛”之一,是一部仅二十一万多字的小三十二开平装本,由吴彬编辑,设计人是宁成春先生。本版用宋体印刷字排书名,下署作者手迹签名,白底书面上斜印着作者的文稿手迹,左小角缀以一枚题花,系一个长发披肩的女生在野外开卷读书。正文中有黑白插页三十七幅,首印九千六百册,定价三元二角。

由郑勇君编辑的本书“修订本”，在市场上发行的是十六开的平装本，设计人是陆智昌先生。本版改用楷体印刷竖排书名，作者另写手迹签名，粉底书面上彩印着残荷一茎又一叶，封底印一幅“古人吟竹图”。正文中整面彩色插页七十幅，定价是六十八元，首印一万册。同一部书字数仅增加不到两万字，但书价却升值了二十倍。可喜的是，本版上市仅四月，出版者库存已罄，加印一次已在计划之中。

那么，《珠还记幸》修订本，就是一部既做人文品位又做市场生意的读物了，它体现了三联书店固有的精明，更表征着创意修订者见识的高明，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典型“案例”。

其可观之一，首先是在于这抓人眼球的“修订本”三字。所谓“修订”，主要体现在篇目上的加和减。还有一项“修订”，就是十分亮眼的七十幅彩色插页了。

至于作者于2005年6月23日所作的新序《二十年后再说“珠还”》，更堪一读，其中包含着不少有关编书的见识和智慧。他说到“图文书”如何如何，“作家自编文集”又如何如何，以及本书的缘起又如何如何——老人说的尽是“老话”，然而对照书界现实却不无新意，尤其能够启迪编辑界，原因只是一个，他老先生观的书多也！据我所知，凡是拥有初版的读者，大多成为了这个“修订本”的购买者。

其可观之二，是在于这“修订本”入时而不媚俗，使用了时下流行的十六开本，却披着一件淡雅的书衣，与本书的书名内涵、作者文风十分和谐，尽现精神上的端庄之美。此不赘言。

其可观之三，是在于“修订本”体现出来的“编辑含量”。前勒口印上了一帧作者在家小憩时的休闲彩影及其简介，以便圈外的读者了解作者其人；封底则有内容提要一篇，叙事简洁而用词考究，寄怀凝重而抒情有度，显然非夫子型编辑不能有此笔墨（虽然所释“珠还”及其“记幸”的书名故事，未必就是作者本意）。

最后指出，选题创意要关注图书产品的可读性，策划图书出版要注重产品的形式美，一个编辑不断观中外古今百家书，不断地在